

热点

禁共产党移民美国

川普在中国民间
获特别称号

日前，海外记者致电多名中国大陆民众，询问他们对美国禁止中共党员移民一事的看法。

不少民众表示赞同禁止党员移民，也有市民透露，现在中国民间给了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一个很特别的称号——真正的反腐书记。

东北市民庞先生说：“美国禁止党员移民，当然好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财产都是有利的，他们这些党员、干部啦，在贪污这方面应该都有收敛了，因为钱啥的转移不出来了，美国不接收他们了。”

陕西市民吴先生表示：“太赞成了！这个国内官员欺负老百姓，把财产转到外面去。这回也让他回来这个地狱，大家一起感受这个日子。”

广东市民顾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大陆民间都在传，说川普才是真正的“反腐书记”，中国要靠川普来帮着反腐，“都盼着他来反腐”。

2013年国内媒体曾报道，身在俄罗斯的著名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美元。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100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要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人民币，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够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



◀美国限制党
员入籍印证了
十五年前的一段话。
图为海外新唐人电
视台对退党事件的报
道。

精准预警 十五年前的 “大纪元郑重声明”开始被印证

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大纪元编辑部于2004年底发表了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引发全球华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九评”指出，中共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魔教组织，其本质是“假、恶、斗”，是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反神佛的邪恶生灵。

15年前《大纪元》发布的“郑重声明”中提到，“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眼观现实发现，这段话开始被印证了。

10月2日美国移民局颁布政策指南，强调执行禁止共产党及其有关联组织成员移民美国的规定，在华人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引发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急办退党，用真名退党人数激增。因为移民局不接受被动退党方式（如因党龄、团

龄、队龄到期等原因自动退出的情况）需要有“主动”退党的证明。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仅10月3日到5日这三天，在该中心网站上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就比平日增加了几十倍，创下单日历史新高。

进入庚子年，时局快速巨变。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祸乱全球，以及其战狼外交，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罕见协调一致形成全球围剿中共之势，可以想见，未来或有更多国家效仿美国禁止中共组织成员移民、入境。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指出“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移民政策上给人以退党机会，因为针对的不是党员个人，而是中共组织，西方社会已经逐渐认清是中共邪恶，而中国人民也是受害者。10月1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进行起诉和惩罚。

15年前很多人对“大纪元郑重声明”不当回事，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希望这个精准的预言，能给人带来思考，珍惜神佛的慈悲，因为真正对中共清算时，就不是被拒移民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法轮功是来救人的

【明慧网】1994年的夏天，26岁的刘先生得了怪病：胸部每天都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还常常伴有刀绞般的腹痛，又恶心又腹泻，吃不下食物，靠输营养液才能维持生命。体重从原来的60公斤一下子降到了45公斤，人瘦得皮包骨头。

刘先生回忆说：“上医院看了许多次，拍片、验血等，就是查不出什么病，医生对我束手无策。在生不如死地苦熬一年后，刘先生接触到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不到一星期，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全部病症不翼而飞，饭量比得病前增加了一倍。原来连把榔头都举不起的我，此时干活干多久都不觉得累；我太太激动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太太也因此修炼法轮功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先生夫妇利用各种机会向被中共宣传欺骗的华人讲法轮功真相。一次他们在一对老人家里聊天，谈到自己亲身体验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也谈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老阿姨问：“你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你们忍忍不就好了吗？”刘先生开始不知如何回答，看到桌上有瓶麝香保心丸，灵机一动就在一张片纸上面写了两个字，贴在麝香保心丸的瓶子上，问阿姨：“您说可以吗？”

她急忙说：“这怎么可以？这是我的救命药，谁叫你把毒药两个字贴上去啊？”刘先生说：“中共就是这么干的”。阿姨一脸茫然，刘先生告诉她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是不是象这瓶救人的保心丸？而中共谎言污蔑法轮功，是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刘先生和太太吴女士感恩法轮功师父。

不是等于把毒药的标签贴在了保心丸的瓶子上呢？我们讲清法轮功真相，就等于是把贴在保心丸瓶上的毒药标签给撕掉啊！让大家知道法轮功不是毒药而是能够救命的灵丹妙药，从而让更多的人得救啊！”

阿姨听了，睁大着眼睛说：“哦，听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是要讲清楚，让所有人都知道（法轮功是救人的）。” ◇

世道人情

厅级公安头头表示坚决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某地，有个远近闻名的私人诊所，只有一位医生老白（化名）。平日慕名找他治病求诊者，有不少公检法司、军方和政府高官，他们不去北京大学看病、享受免费医疗，而非要到这个条件简陋的小诊所找老白看病。什么原因呢？

老白的诊所设备简陋，他也无祖传秘方，更没有进口的特效药，只有很普通的中药材。然而多年来他治好了很多癌症、不孕等疑难病症的病人，很多在大医院治不好的病，甚至绝症患者都被他给治好了，这样一来，就传开了，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老白说，这一切全归功于法轮大法的恩赐。

原来，医生老白是法轮功学员，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明白

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修炼，大法有使病人绝处逢生、枯木逢春的威力。他看病的原则是先向病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再看病抓药。如果病人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他就请病人先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并经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如果是政府人员，尤其来自公检法单位，他就特别强调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

医治结果是：有个患不育症、长期担任某中共高干助手的病人，在做了“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后，已经50岁出头的她生了双胞胎；几个年过半百患不育症的公安局长，在承诺不再迫害法轮功并同意退出中共组织之后，一、两个月之内妻子就怀孕了。

疫情爆发后，特别是出现病毒

的二次感染、传染性更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政府人员的恐慌，到诊所退党的各级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老白从与这些高官接触中得知，中共官员也看到了一种现象：染疫而死的人，中共党员所占的比例非常高。

一个厅级公安部门的头头找到老白，听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他说：“我今后坚决不迫害法轮功了，反过来我还要为法轮功说好话。”还提及他那个地区现在很少抓法轮功学员了，因为书记在会上讲了：“对法轮功还是要讲证据。”这个书记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一方面说明他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不讲证据、不讲法律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是同情的。◇

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国庆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贵阳市现年六十岁的周国庆，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遭到多次迫害，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三年，遭毒打、体罚、不让睡觉、不明药物等折磨。

下面是周国庆诉述她二十一年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周国庆，退休前在贵阳市筑春酒厂上班。自从一九九八年七月有幸得法。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不能为了私利去伤害别人。修炼后，使我身患多种疾病不治而愈，给我这个对人生失望的人带来了希望。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向国家政府合法反应我们的真实情况，向老百姓讲明真相遭到多次迫害。

二零零零年，大概是三月份，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联合把我们绑架关在一个洗脑班。在里边它们用各种谎言、污蔑、荒谬的造假案例来给我们灌输洗脑。我被他们强行关在里边一个月，更加看清它们是如何给百姓洗脑的！最后他们以失败告终。

二零零一新年前，我在万江小区贴法轮功真相，被联防人员看到。把我绑架到大营坡派出所关押二十四个小时，然后押我回家，在我家乱翻一通，把我的大法书抢走，还顺手偷走家人两千多元钱，把我劫持到百花山看守所拘留十五天，当时从我身上搜走的手表也没归还给我。

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份左右，到我曾经当知青的乌当区、水田公社罗庄村讲真相，被村民邵金权恶告，以达到他想当官的目的。我被水田派出所绑架到新添寨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被片警从单位诱骗到

贵鸟派出所。一到派出所就被他们用手铐反铐背后，连拉带推塞到小车里，把我的头狠劲的往下压，其中一个男警把我的头夹在他的两腿之间，有一个叫刘联豫。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叫我到里边（指劳教所）去讲。在不通知家属，没带任何衣物用品的情况下违法将我投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也没办任何手续，到临解教时还不知自己的解教时间。一关就是三年。

劳教所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摧残，肉体上折磨我，强迫我看污蔑、给法轮功造谣的录像、书等。大队长顾兴英与指导员等对吸毒人员说：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让她们放弃修炼，就给你们减刑。为了减刑，这些吸毒犯往死里折磨法轮功学员。

恶人在里间打得劈里啪啦，外间狱警却充耳不闻。在长达 40 多天的“转化”中，期间只有 5-6 天、才被允许凌晨睡一个小时（5 点睡觉，6 点起床），其余时间一般是站立，累计 40 多天仅睡了五、六小时。因站立时间太长太久，导致我的两腿、脚背肿大变形，鞋子也穿不进去，脚丫后来肿大得裂开淌水，几乎无法行走，上厕所万分困难，只能用双手撑着厕所墙体半站着解手，非常痛苦。

在这四十多天里，我被他们迫害的精神恍惚，眼部黑紫，像两个黑洞。因不许洗脸、洗头、换洗衣物，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回到三楼前还罚我站了通宵军姿。强迫做奴工，每天八小时。做出口跳舞穿的那种服饰，给服饰串小珠珠、小亮片，致使视力严重下降，到现在看书，要用放大镜才能勉强看见。

从二零零三年五月初至十一月底，对我的三次隔离“转化”中，是在队长顾兴英和狱警李剑莹、许仁芬授意下进行的。隔离期间只给我一口饭吃，不准买小卖部的任何东西，自己原有的也不准拿，卡上

有钱也不准用，不允许洗漱，每天只准解二次手，我只好忍受饥渴，不敢喝水，后来落下轻咳一声都会小便失禁的毛病。

由于我被劳教迫害，家人无法承受如此打击，小孩多次用刀片割腕，给孩子年幼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辖区的警察骚扰、恐吓我儿子及亲朋好友，在他们的骚扰、恐吓、挑拨下，我丈夫承受不了这样大的精神压力，丈夫在一个警察的“陪同”下，来到劳教所，逼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他们拆散。反过来他们还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不管家人。

从劳教所回来后，因无家可归。派出所为了便于监控要求单位给我安排工作。这样我的工作生活在值班室里。贵鸟派出所警察、兴黔社区居委会、办事处的人经常到单位骚扰我。公司的领导在公检法的施压下也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都被我拒绝。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贵阳市兴关路派出所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以所谓的“七十”大庆为借口，不由分说就把我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东西全部抢走。他们还以搜到资料为借口，把我绑架到南明区看守所拘留 15 天。

二零二零年所谓“清零行动”，居委会人员找到我儿子以影响孩子前途为由，恐吓、威逼代我签字，后来觉得伪造不行，再次找我。他们到我妹妹那里打听我的行踪，片警魏霞、兴黔居委书记，办事处的周长（音）三人逼迫我妹妹来到我儿子家，找到我，要求配合他们签字。我向他们讲真相，说明不能签的道理。

真心希望父老乡亲早日明白真相，守住良知善念，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修炼人看世界：杀生与放生

【明慧网】我的家住在美丽的江畔上，我和妻子同在 1998 年喜得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随着每天阅读《转法轮》，思想境界有所提高。但有时也管不住自己，找借口放任自己的执着。例如：喜欢垂钓。明知道法轮大法要求不能杀生，但心想：我去江边鱼塘转转，钓到鱼再放回去，这不算杀生吧！全当过过手瘾。

当我收拾好鱼具准备出发时，妻子对我说：“你是一个修炼人，就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钓鱼就是杀生。”我狡辩地回答说：“我钓到鱼再放了总可以了吧？”她接着说：“那也不行，如果你非要去，我让你一条也钓不着。”对于她说的话，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

我来到鱼塘边架好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浮漂，盼着鱼来吞钩。

结果，从日出坐到日落，一整天下来，浮漂就象扔在水缸里一样，纹丝不动。这令我有些吃惊，看来这真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再钓鱼杀生了。

可就在我收竿时，无意中挂上了一条小鲫鱼，本想放了，但又想和妻子斗气，于是，拿回家养着。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鱼不见了，我就问妻子：“我养的鱼哪去了？”她说已经放生了，还给我讲述了放生过程的神奇事：

当她来到江边，用双手将鱼捧出装鱼的方便袋后，明显感到小鲫鱼在看到江水时，高兴得心脏怦怦直跳。它跃入水中后，边徘徊边向她直点头，迟迟不肯离去。

通过这件事情，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震惊鱼儿的灵性和感恩，感叹这世间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我感到愧对法轮功师父的教



诲。我反省自己，内心深处一颗狡猾的心：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揣着明白装糊涂，钓到鱼再放鱼就不算杀生？这纯属自欺欺人。

还好知错就改，作为法轮功修炼人，我们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按照“真善忍”修正自己。

1999 年 7 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用谎言污蔑法轮功学员杀人、自焚。这只能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因为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

博古通今

古籍记载人身病痛另有缘由

文/宋宝蓝

一个人在阳间犯下过错，冥府根据罪过轻重，在阴间判其受到相应的责罚。在中国古籍里，在医学角度之外，为肉身病痛赋予了另一种解答……

肉身不入地府灵魂代受刑

唐穆宗李恒元和五年（810 年）五月，崔环罹患重疾，病中被两个身着黄衫的阴吏带到了地府，崔环在那儿看到数千人，人人都露出恐惧的表情，或哭，或哀叹着。其中一个黄衫吏进去禀告。一会儿崔环听到四声以杖击人的声音。

进去禀告的黄衫吏出来后转达判官的话，判官因崔环不抚养幼小，破坏庄园，沉湎酒色等过错，罚他受轻杖，以示惩戒，并要崔环洗心革面，勿要再犯类似过错。

崔环问到：“此身不入，何以受刑？”阳间的肉身进不到地府，怎么能在阴间受刑呢？阴差说：

“凡人都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入府受杖打呢。不信，你看看你的小腿，还有杖痕呢。”崔环遂即撩起衣衫，看到双腿处各有杖痕四下。崔环这才意识到，双腿已遭杖打。这时他感到杖刑令他痛苦不堪，举足艰难，只得匍匐而行。

故事中，崔环的肉身没有进入冥府，而他的二个灵魂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他来到地府受刑。类似这样的例子，中国历代有不少记载。（事据《玄怪录》卷 2）

在另外空间毒疮的表现

清朝时期，中牟县有一典史张某，后背长了一个毒疮。张家为他请来巫士。巫士看过之后，走出张

家的大门，转而对人说：“张公必死无疑。”

这位巫士有些能力，能够进入冥间。他看到张的父母愤怒地说，他们的儿子不孝。张父去世，张某秘不发丧，照常赴任做官。他在任上为官贪婪暴虐又不讲道理。张的父母带着巫士去了一个地方。巫士看见张公赤裸着身体扑在地上。他的背上凿有一个小孔，里面放着薪火蒸灼，焚烧着体内的脂膏。

巫士看到这番景象因而说：“受刑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还能活？”不出几日，张某就死了。

张某还没去世，巫士就看到了他在冥间受刑的惨状。原来，张某在人间肉身表现出的病痛，是他的灵魂在阴间受刑。（有删节）（事据《玄怪录》卷 2、《右台仙馆笔记》卷 15）◇